

無言花

圓仔花繡衣坊自我有記憶以來就在那裡了，門口栽著紅色的圓仔花，不分四季地立在屋簷下，像一排無聲的盼望。

小學那幾年，放學時間一到，我總跟幾個要好的同學爭先恐後地衝到後門，跳上腳踏車、書包往後一甩就朝著莉香阿姨的繡衣店飆去。

沿途的街景風光，一筆一畫的都刻在我的童年裡。

向西騎過五個紅綠燈後左轉，一定別忘了大大地吸一口氣，因為馬上要穿過臭氣熏天的魚市場。可千萬別小覷那股腥臭味！有一回，隔壁班的阿正憋不住氣，搖搖晃晃地撞進路邊一輛手推車。幸好，賣魚丸的阿伯早就收工了。阿正四腳朝天的滑稽樣逗得我們樂不可支，整整一個禮拜，他都寧可繞遠路。

奮力騎過魚市場後，右轉就到了歸平街。氣喘吁吁的我們會在街口的雜貨店喘口氣。

雜貨店門口擺著一盅盅玻璃糖罐，日頭很大的時候，金柑糖上裹著的糖粒會折射陽光，整個玻璃罐閃爍著金色的光芒，像海面上的波光粼粼。對當時的我而言，這樣的畫面就是天堂。

雜貨店裡是一對獨居的老夫婦，年紀非常大了。阿婆的記憶似乎有些模糊，她好幾次叫住我，手裡提了個高中的墨綠色書包，慌慌張張地叫：「阿輝啊，你的書包袂記拿啊！」

「阿婆，我猶未讀高中哩！」我總是不厭其煩的回答。

而阿伯很寡言，老拿著一個相框來回擦拭。相片裡是個年輕版的他，穿著卡其色制服。

我們總賴在這兒蹭幾顆糖吃，倘若口袋裡有多一枚硬幣，我還會買瓶莉香阿姨最愛的彈珠汽水。

阿姨說，她不能來這裡買東西。很久以後我才明白為什麼。

而幫她買一瓶彈珠汽水，成了我生命裡少數值得慶幸的事。

圓仔花繡衣坊就在歸平街與安來街的交叉口。

店門口貼了一幅春聯，上頭款款的寫著四個大字：平安歸來。

一進到店裡，映入眼簾的是個很大的、用鐵架組成的大衣櫥。那是阿姨自己扛回來，一個個螺絲螺帽鎖上去的。櫃裡積滿了客人修改好的衣褲，有的放了好久，都沒有人來領回。阿姨總說，過了一年若再沒人拿走，這些衫褲就是我們的了。

衣櫥的左邊是工作檯，那裡有一台白色縫紉機。莉香阿姨會坐在那兒，一面聽著廣播，一面答答答答地踩著踏板。店的另一頭，擺著一張舊式的理髮座椅，正對著一張大鏡子，鏡台上有一把梳子、和剃刀。阿姨說她只會理平頭，阿兵哥的那種平頭。而我們則是坐在小凳子上，喝著茶，看阿姨忙進忙出。

她工作時偶爾會哼起歌，歌聲很輕、很細，細到我辨認不出歌詞。不過在記憶中，她哼的都是同一首，並且只在微雨時哼起那首歌。

阿姨很疼我們這些小毛頭，對我尤其親切。她會塞給我幾顆自己做的金柑糖，叮嚀我好好念書。

她說，她看我特別有緣。

小學畢業那天，我照舊拎著一瓶彈珠汽水去找莉香阿姨，告訴她我要上台北了，不能再每天來。

阿姨笑一笑，眼角的魚尾紋浮在臉上，卻一點也不顯老，反而很溫婉。她是上了年紀也很好看的女人。當孩子們七嘴八舌爭論著誰的媽媽比較漂亮時，得出的結論總是「如果我媽媽長得像莉香阿姨就好了」。

臨別前，阿姨溫柔地拍拍我的肩膀，說：「阿輝啊，欲做兵的時陣，予阿姨替你理頭髮。」好啊！我說，我一定會回來。

當時年紀太小，看不出她眼神裡面那抹黯淡，並非出自不捨。

走到店門口時，阿姨又開始哼起那首不知名的歌。

我還沒抬頭，頭頂就被落下的雨滴個正著。

獨自走在路上，我伸手撥掉頭上的雨水，才想起自己還沒剃頭髮。過兩天就要進成功嶺了，役男都得回戶籍地報到，我也提早一週搭車回家。

這幾天總是心浮氣躁的，我大嘆一口氣、閉上眼睛。

下一秒，腦海突然浮現一排紅色圓仔花，讓我想起莉香阿姨。

半熟悉半陌生地沿著一樣的路線走，許多店面都已經汰換過，老公寓也被重新粉刷了一番，只有路名是記憶的鐵證。

我感到不安，假如圓仔花繡衣坊不在了，該怎麼安慰自己才好？

「莉香阿姨，圓仔花開了多久啊？」有一次我問到。

「二十幾年有囉！恁猶未出世的時陣就有了。」答答答…她熟練地踩著縫紉機踏板。

「以後若是毋開，妳欲去叨位？」換阿正開口。

「哪會毋開？阿姨會一直幫恁改制服啊！」她把襯衫翻面、鋪平。

「阮是說假使嘛，若…」

「無彼款代誌，阿姨會一直在這裡，親像門口的圓仔花共款。」

唰——她俐落的將襯衫一甩，看得我們一愣一愣的，手裡的冰棒都融化了。

果真，還沒走到交叉路口，遠遠就望見繡衣坊的招牌。還有那排紅花，她們依然不分晝夜地蹲在那兒。阿姨曾讓我們猜圓仔花的花語，但當時誰都沒答對。還好、還好，我像安慰做惡夢的孩子那樣摸著自己的胸口。

店裡的燈亮著，有個小小的人影伏在窗後，那是擺放縫紉機的位置。我怯怯地走進去，不想驚擾她。她在工作檯前一如既往地修改著客人送來的衣服，收音機播送著閩南語電台，是她從前就習慣收聽的節目。

「你欲改啥？」莉香阿姨用餘光瞥到客人上門，於是開口問。我有些羞赧，我的母語已經忘了大半。阿姨講起台語還是一樣好聽，我從前就覺得，阿姨說起話來就像一首望春風。只是過了這些年，她的聲音似乎有些粗糙了。

「我是阿輝。」如果沒有記錯，她從前是這麼叫我的。
縫紉機的答答聲嘎然停止。

她倏地回頭，目光閃過一絲驚詫、也有些慌亂，更有一些說不上來的情緒。這些表情在短短幾毫秒內互相交替，我看的眼花撩亂。

透過她的老花眼鏡，我瞧見阿姨的眼眶似乎有些紅，或許是盯著針線久了，但也有可能只是我看錯。

原以為她會笑容滿面地歡迎我，和我話家常、憶當年。說著「都長這麼高了」之類的話。可想而知，現在有多尷尬。

「阿輝…你轉來啊！」莉香阿姨打破沉默，語氣帶有些許不自然，可見她也察覺到剛才幾乎凝固的空氣了。氛圍瞬間改變害我還來不及適應，只能憨笑著點頭，不停搔著後腦勺。

「予阿姨看覓，」她歡喜地抓住我的肩膀，把我的身體前前後後轉了好多圈。「去過台北果然不共款，更加像男子漢了。」她雖笑語盈盈，我的心思卻還繞在方才的窘況上，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應答。

「可惜今仔日無金柑糖…阿姨來去煮麵！」她取下老花眼鏡，轉身要進廚房。

「免麻煩啦，我是來找阿姨剃頭髮的，過兩天我要去當兵了。」

「唉…你也欲做兵啊…」莉香阿姨輕輕吐出這幾個字，聲音低得像在自言自語。

坐在理髮椅上，阿姨的左手輕輕撫過我的頭髮，再用右手裡的扁梳把它梳開，就這樣一來一往好幾回。她旋過身，從抽屜裡抽出灰色斗篷，把它披在我肩上。她歪著頭、眯著眼睛，在我的後頸打了個結。我從鏡子裡看著她的一舉一動，她已經沒有從前這麼幹練了。我有些悵然，我一直以為莉香阿姨不會老。

路上幾乎沒有行人，小城小鎮的居民作息比較固定，甫從台北回來的我反而不太習慣。我注意到店門口繫著一個綠色玻璃瓶，那是她最愛喝的彈珠汽水。風吹動門板，門板牽引著細繩，瓶內的彈珠就噹噹作響，恰巧和著雨滴敲在鐵皮屋簷上的聲音。

「阿姨，那個玻璃瓶是我以前買給妳的嗎？」

阿姨抬頭，一雙眼睛在鏡子裡跟我四目相對。她的魚尾紋更深了，雖然經歷了年歲，但從這雙眼睛看得出來，有些東西不曾因為時間的淘洗而被沖淡。

「阿輝啊，我甲你講一個故事。」莉香阿姨這麼對我說。

但她的目光，是落在那只綠色玻璃瓶上。

十九歲的吳莉香在鎮上是眾所皆知的美女，下巴尖、顴骨高，是漂亮的鵝蛋臉，男人們都喜歡親近她，偶爾還會說笑話吃她的豆腐。而女人們則說，那是實實在在的剋夫相。

莉香只念到初中，後來就在家裡經營的裁縫店幫忙。莉香媽媽做得一手好女紅，而她自然也承襲了母親的巧手，許多比較不複雜的活兒都是莉香在負責，像是修改衣服、繡名牌等等。雖然沒有繼續升學，倒也認了不少國字。

莉香繡過數百個名字，卻只有他的，被繡進莉香的心上了。

一針一線，刺進心裡疼，卻如此緊密的縫在年華裡。

吳延輝是巷口雜貨店老闆的兒子，比莉香小兩歲，那年他要升高三。

他是個很溫吞的年輕人，莉香在雜貨店見過他幾回，雖沒有交談，卻對他的印象不錯。

一個周六午後，延輝拿著燙新的制服，靦腆的站在莉香家的裁縫店門口，伸長了脖子向店內張望。

「來了！」莉香放下碗筷，匆匆在裙子上抹了抹手。一掀開玄關的門簾，便看見杵在門口的吳延輝。看他有些不知所措的樣子，莉香覺得很逗趣，偷偷抿著嘴笑。

「妳好，我欲繡名牌。」他的聲音真小，莉香心想。是怕生嗎？

「桌頂有一張紙，你甲名字寫落來。」莉香主動接過他手裡的卡其色制服，那些熨過的線條還很清晰。

吳延輝彎著腰、俯在桌前寫字，莉香忍不住瞄了他幾眼。他的側臉真是好看，莉香想著，而且身型也高挑，穿起制服肯定很英挺。

「多謝。」吳延輝把寫好的紙遞給她。莉香這才回過神，不禁臉頰發熱，趕緊連咳幾聲來掩飾自己的難為情。

「吳…延…輝」

她看著紙片，小聲默念。

那個下午，莉香安安靜靜地繡著吳延輝的名字。她身穿淺紫色的棉麻洋裝端坐著，嘴角彎彎、漾著淺淺的微笑，眼波溫柔的像一尊小菩薩。她的右腳踩

在踏板上，答答答答…延輝的名字就這麼逐漸在左胸口成形。莉香專注的模樣，彷彿世上沒有任何事能打擾。

她猜，從前練的書法都只為了等這三個字。

後來不知怎麼地，他們就時常不期而遇。延輝家裡拿來改的衣服突然變多了，莉香也愈發勤奮地去雜貨店，幫忙買蛋、買醬油。她母親還覺得奇怪，櫃子裡的蛋都還有呢！但也沒心思多問。

有一次，延輝又拿著制服來到裁縫店，和往常一樣站在店門口徘徊。莉香的父母剛好上市場去了，留她一個人看店。這是他們第一次有機會獨處，兩人都顯得有些窘迫，延輝的雙腳就像黏在地上生了根，一動也不動，而莉香的手心直冒汗，緊抓著裙襬搓啊、揉啊，心中則懊悔著今天起得太晚了，頭髮竟沒有打理好。此時艷陽高照，屋內屋外的溫度一樣炙人。

「我甘會使人去？」片刻後，延輝先開了口，聲音有點乾啞。莉香像是被螫到似地忽然跳起來，趕緊倒杯涼水遞給他，請他進到屋裡。

桌上的紙袋裡有幾件長褲，延輝說是太長了，皮鞋老是踩到褲腳。莉香拿出一件，在他身上比了比，又放回去，接著從抽屜裡拿出布尺和紙筆。

「你甲雙手打開，站乎直。」莉香告訴他。延輝聽話地把手臂張開，抬頭挺胸站好。莉香蹲著，用布尺丈量他的腿長，指尖時不時輕碰到他的腰。

莉香挨的很近，近得讓延輝可以聞到從她髮梢間飄出來的香味。他猜想，莉香用的應該是美琪洗髮精吧，雖然他從未留意過莉香到雜貨店裡買的是什麼牌子的洗髮精。想著想著，莉香突然站起來，差點兒撞上他的臉，這才將延輝的思緒拉回來。

「後日早上摺來拿就好啊！」莉香告訴他。兩人互道再見後，延輝便離開了。

他前腳才走，莉香就一屁股坐下，右手安在左心口，像是完成了件大事般，鬆一口氣。剛剛應該掩飾得很好吧？她想著。雖然心跳聲幾乎震破耳膜了，但延輝應該沒有發現才是…

稍微平靜之後，她取下桌上的袋子，裡面有三件卡其色長褲。她把褲子全取出來，伸手要拿那張記有延輝尺寸的紙。一起身，有包東西就從長褲的口袋裡掉了出來。趨近一看，是枚信封。她把那封信撿起來，還沒來得及拆開，就聽到父親的摩托車聲，只好不情願地將信趕緊塞進袖子裡。那是莉香度過最漫長、最心不在焉的一天。

終於捱到了晚上，莉香忍到家裡都熄燈後，才迫不及待地拿出藏在衣服裡好久的信出來。信藏了整天已經有些皺了，只能用力把信按在桌上，試著把它弄平。她找來一支小刀片來拆信，雙手因為緊張而微微顫著。

一開信，艷紅的花瓣在她房裡灑了滿地。或許是延輝學校旁的幾叢野生圓仔花，莉香很常經過那裡。

那封信究竟寫了什麼？莉香後來也忘了。

只記得那晚，淡淡的花香溢滿整個房間，也漫到她每晚的夢裡去。

從那天起，他們就開始偷偷通信。一天天過去，寫得愈來愈頻繁，信紙也愈來愈厚，厚到沒辦法再藏進莉香的任何一件袖子。

每天放學後，延輝會從家裡帶兩瓶彈珠汽水，和莉香在海堤上並著肩散步。噹啷噹啷…他們倆淘氣地晃著手裡的玻璃瓶，與海浪合奏，伴著薰風翩翩起舞。海堤太短，要說的話總是太長。

妳的裙擺弋在風裡的樣子真美，延輝說。我們來乾杯！莉香顧左右而言他，臉紅著。這是交杯酒嗎？延輝又問。莉香不說話了，頭低得很低、很低，低到讓人看不見她在微笑。

青春是最好的籌碼，戀人自恃年少輕狂，總是這樣不保留地將自己倒給對方，歲月的荒蕪因此綠苗滋長。

可如此喧鬧的愛戀，定遭命運嫉妒。

不出幾個禮拜，他們交往的事就被延輝家裡發現了，氣的一狀告到莉香家去，在裁縫店大肆的數落人家的女兒，鬧得整個鄰里沸沸揚揚。

吳老闆憤怒的叫嚷，說他的兒子將來要做醫生、做律師，絕不能交個剋夫的女孩！更別提兩家還是同姓氏，這樣的感情是禁忌，天公伯鐵定會降下災禍。

莉香的父母諾諾地聽著，眼眶都紅了，還得陪著笑臉。莉香媽媽從廚房拿出幾顆漂亮的水梨，可吳老闆不領情。「找人家的兒子剋去！別牽拖我們延輝。」他撂下狠話。語畢，便悻悻的走了。

「彼晚阮阿母哭袂停，毋甘自己的女兒予人嫌棄。」莉香阿姨似乎有些哽咽。「阮阿爸半句話也不講，一直歎氣。」

不過，年輕的愛侶一旦決意相愛，是再鋒利的刀都斬不斷的。

那樣堅決的情意千絲萬縷，牢牢的織成一張網，擋在未知的前方，像是抵禦命運的盾。縱使家命難違、禁足令橫在面前，依然無法阻礙延輝和莉香的感情。

他們當然也想過私奔，但莉香不願耽誤延輝的學業。她忖度著，人非鐵石心腸，時間一久，這樣的感情一定可以被諒解。

數月後的一天早晨，母親在廚房張羅早餐，餐桌上剛煮好的白稀飯冒著乳白色的蒸氣、旁邊幾盤小菜散著純樸的香味。母親還在爐前忙著，熱油在鍋內滋滋地響。

莉香剛起，赤腳打著哆嗦走到廚房，下巴挨在母親的肩上。

「等我煎好菜脯蛋就叫你阿爸起床，知否？」母親把蛋翻了面，「啊妳是

洗嘴沒？」

莉香沒答話，她皺起鼻子嗅了嗅，忽然一陣噁心。

「阿母，哪會有一股臭味？」

「哪有？我只聞到油煙味。」

就是這股油煙味沒錯，她的胃裡一陣翻攪，隨即快步衝進廁所，門也來不及關，開始狂嘔。

莉香一直乾嘔著，吐出來的都是胃酸。她覺得喉嚨灼熱的好難受，卻止不住想吐的那股勁。

漱了口，莉香一轉身就對上母親的目光，她看起來異常凝重。

「妳這個月甘有來？」

「什麼有來？」

「緊去呷早餐，等咧來去看醫生。」

「免啦，我又沒感冒，可能…」

「看婦產科！」

這下莉香再也吃不下了。

兵單寄到的時候，莉香的肚子已經藏不住了，身形也明顯圓潤許多。鄉里之間雖然傳過幾句閒話，但因為知曉他們的感情，便也多是默默祝福。

延輝的父母一直沒有正式允許，不過吳老闆有幾次遇到莉香時冷冷地說：「若是查埔，阮勉強會考慮。」雖然他連正眼都不肯看她，但莉香終於稍稍寬心了些。

「過兩冬我做完兵轉來，就馬上娶妳。」延輝說完打了個嗝，又灌下一口彈珠汽水。「我講得到做得到。」

「無人在求婚的時陣還打嗝的。」莉香抱怨，臉卻笑著，神情溫柔的像月娘。「別動，小心剃歹去。」她挺著四個月的肚子，正幫延輝理著平頭，手勢很輕，連指關節都彎曲的輕巧。

「妳一定要寫批予我，一個月一張。毋對，一禮拜一張。」延輝認真地說，「摺有囡仔的相片，等伊生落來，一定要甲相片寄予我。」莉香憐惜地撫摸著延輝的頭髮，這次一別就得等上兩年哪…想到這兒她便濕了眼眶，趕忙用手背抹乾淨。

「講到囡仔... 你在做兵我欲按怎幫伊號名？」她接著說。

「阮現在來決定啊！」延輝忽然興奮的回頭，莉香尖叫一聲，握著剃刀的手來不及躲開，右側那一小撮頭髮幾乎剃光了，頭皮禿了一塊。他倆怔怔地互望了幾秒，忍不住放聲大笑。

「你看你！」莉香一笑就再也停不下來，左手不忘小心的扶在腰後。

延輝看著鏡子裡自己不對稱的頭髮，有點懊惱，卻忍不住微笑。好久沒看莉香這樣笑了，自從她懷孕後就一直不舒服，孕吐的嚴重。延輝回想，上一次

她這麼笑是什麼時候？似乎只有在海邊的那段日子，才能聽見她這樣清澈地笑。如今，彷彿過了一個世紀之久。

名字裡得有個「歡」字，延輝決定了。

「結果呢？」我忍不住好奇地問，「小孩後來叫什麼名字？」

可話一問完我就後悔了，因為我從沒見過阿姨的孩子。我猜想，阿姨和那位延輝叔叔已經離婚了，而對於孩子她沒有任何權力。

我往鏡裡偷瞄，莉香阿姨的表情似乎起了一陣漣漪，我因為惹她傷心而感到懊悔，屏住氣、不敢輕舉妄動。她並沒有回答，而剛剛的問題就這樣空懸著。本來還期待那個問句會隨著沉默被分解成微塵，悄然散佚在空氣裡。可它反而睜著大大的眼睛，緊緊的瞅著我，瞅著莉香阿姨。

剩下電動剃刀嗡嗡的聲音，吊在門上的玻璃瓶靜止不動了，但屋外的雨卻沒有停過，整個世界就像是掉進水裡。至於莉香阿姨，她已經掉進了另外一個時空。

過了許久，她的手停下來，有些吃力地挪來一張凳子坐下。坐下時還微微喘著，鬢頰旁那一縷髮絲凌亂地垂下來，她的膝蓋已經不如以往了。

「他去了金門。這麼多所在，偏偏是金門。」她終於開口。

「我逐日寫批，但是不知影地址，屯了一箱的批無地寄…」阿姨低著頭，目光輕輕放在地上，好像那只裝滿了信、過期了幾十年的箱子，就放在那裡。

「他沒有寄信回來嗎？」我問。

「伊哪會敢…伊的父母若少收一封，肯定來阮厝內鬧。」

「但我還是寫，思念伊的時陣，就寫一封。」阿姨微笑著。

莉香每天獨自散步到海邊，直直地望著地平線的那端，直直地往金門的方向望去，然後直直地，掉下兩行眼淚。

那畫面就像燈塔，而眼淚匯結成塔下深藍色的湖泊。

不知道，阿姨的目光如炬，能不能一路筆直的到達金門的床榻。

不知道，毫無音訊的伊人，能不能從海的那方，一路泅回她哭濕的被褥。

「後來腹肚實在太大，連寫批攏會累。」她苦笑。

「阿輝啊，」阿姨喚著我，「一定要時常寫批予恁阿母。」她拍拍我的肩，眼睛沒有看我，只是很溫柔、哄小孩入眠似地來回拍著。

「守在厝的查某人啊，只有讀批的彼幾分鐘是安心的。」

收音機裡幽幽傳來江蕙的歌聲，歌聲纏綿淒婉，我覺得似曾相識。

今夜冷風酸雨來陪伴
燈火照影人孤單
寂寞的滋味透心腸
不知何時天才會光

「後來呢？你們結婚了嗎？」我小心翼翼的問，不敢大聲。

阿姨起身，解開繫在我後頸的繩子，把圍在我身上的斗篷取下來。我看著她緩緩移到縫紉桌前、背著我坐下。

「不管是毋是有彼張紙，我攏是伊的某。」

她的聲音沙啞，卻堅定。

延輝當兵五個月後的某天，一封信寄到他父母家裡，濕漉漉的像淋過雨，拿起來有點沉。信封上的字跡很陌生，黑色的墨水雖然已經暈開，還是能辨認出這是支不便宜的鋼筆。打開信封一看，裡頭是張薄薄的信紙，附了兩張飛往金門的機票。

唸不到幾個字，吳老闆便癱坐在地。

隔天莉香輾轉聽到消息，狼狽地跑到雜貨店門口，又哭又跪才求到了信。她的手抖得厲害，好不容易把信拿正。上面只有短短幾行字，莉香忍住不敢讀出聲，咬著嘴唇，直到滲出血來。她將信紙翻爛了，手指沾上黑色的墨跡，可是寫信那人太吝嗇，一筆畫也不肯多給。

延輝同幾個弟兄出勤，不慎誤觸地雷。

然後呢、然後呢？莉香像隻無頭蒼蠅到處問。

「幫我看這張批…拜託…」她抓住身旁大嬸的衣袖，大嬸揮揮手，說是不認得字。「恁甲我講啊，阿輝的傷甘有嚴重？」她轉向其他人，「伊在哪一間病院？」沒有人回答。

「這張批…阿輝…我不知影…」莉香已經語無倫次。

吳老闆高舉著掃把衝向她，旁人趕緊將莉香拉開。吳媽媽佇在牆邊，鄰居太太得扶著她才能站穩。眾人的勸阻莉香半句也沒聽進去，只有一句話尖銳地鑽進她耳裡，不斷重複著，沒日沒夜地重複著——

妳為什麼要剋死我的兒子？

當晚，莉香的羊水提早兩個月破了。

這樣壞的天氣，大家折騰了好久才終於請到人來幫忙接生。人到的時候，

莉香癱在床上像一具骷髏，雙眼直愣愣地瞪著天花板。她的嘴唇血跡斑斑，手指用力掐著棉被，指甲都斷了，模樣很嚇人。左鄰右舍都守在裁縫店外，而母親握著莉香的手，口中念念有詞。地上放著一盆染紅的毛巾，莉香的臉毫無血色，像是隨時要碎裂的白瓷人偶。

沒等到嬰兒的初啼劃破天際，她便先昏厥了過去。

待她甦醒時已經是半夜三更，四周的空氣有種詭譎的安靜。莉香的父母都坐在床沿，看上去蒼老了好多歲。

屋內只有他們三人。

她望向父親，父親卻別過頭去，不與她對眼。此時莉香心裡便有底了。

再望向母親，母親低著眉，偌大的淚珠子滴在莉香的手背上。

無須再問了。她不發一語的淌著眼淚，床頭那袋花瓣不知何時悄悄枯萎了，揪成乾癟的黃褐色。

那天細雨紛紛，雨水在街邊匯成一道小河，向著西邊頭也不回地流，把一切都流走了，都流走了。

答答答答…莉香阿姨又開始踩起踏板。

我默默地退出門口，不願打擾她。

圓仔花繡衣坊的牆上貼著「平安歸來」四個大字，靠近一看才發現，那張紅紙已經斑駁褪色了。不過，門口那排日夜守候著的小花永遠是紅色，紅的很嬌、很美。

我想我明白了圓仔花的花語。

身後傳來莉香阿姨的歌聲，唱的是收音機裡那首歌，那首阿姨只在雨天哼起的歌。

一暝花開的香味

引我滿腹心稀微

你敢有聽見花謝若落土

破碎是誰人的心肝

今天她唱的特別清晰，我終於聽清楚歌詞。